



大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6 December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4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3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西亚·冈萨雷斯先生 (萨尔瓦多)

目录

选举主席团成员(续)

议程项目 60:《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不列在其他议程项目下的领土)(续)

听取非自治领土代表和请愿人申诉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股股长(srcorrection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3-50405 X (C)



请回收



下午 3 时 5 分宣布开会。

选举主席团成员(续)

1. 主席通知委员会，东欧国家集团提名 Michal Komada 先生(斯洛伐克)担任报告员。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免除提名过程，以鼓掌方式选出 Komada 先生。
2.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60:《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不列在其他议程项目下的领土)(续)

听取非自治领土代表和请愿人的申诉

3. 主席说，按照委员会惯常做法，非自治领土代表将被邀请在委员会发言，请愿人将被邀请在请愿人席位就座，所有人将在发言后离席。

法属玻里尼西亚问题(A/C.4/68/2)

4. Temaru 先生(法属波利尼西亚议会议员)说，今年 5 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大会第 67/265 号决议纠正了一个历时 60 年的不公正情况，即法属波利尼西亚在未经大会批准下被单方面从非自治领土名单除名。因此脱离国际非殖民化进程和国际审查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变得容易受害于管理国的活动，特别是 30 年的核试验及其产生的灾难性健康和其他后果。他在回顾人权理事会人权和有毒废物问题特别报告员 2012 年关于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的影响的报告时说，按照委员会面前关于法属波利尼西亚问题的决议草案要求，派遣一个类似特派团前往他的领土将非常有用。他还敦促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将其关于辐射照射对儿童影响的工作扩展到法属波利尼西亚。核试验不只是领土与其管理国之间的问题，在适当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问题上需要国际机构参与。

5. 此外，管理国仍想方设法对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海底战略矿产提出权利要求，但许多大会决议确认非自治领土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权利是任何可信的导致完全非殖民化的进程的关键部分。

6. 需要改变目前的从属状况：法属波利尼西亚现在必须尽快迈向采取有效自决行动。这需要使人民在合

理的政治教育期间认识各种政治选项。任何关于就独立问题立即进行公投的建议，都是试图规避让人民作出真正的选择。

7. Tuheiava 先生(法属波里尼西亚议会议员)说，关于法属波利尼西亚问题的决议草案支持该领土真正的自决进程，这个过程将使人民在经过关于各个自治选项的透彻政治教育方案后，对其未来的政治地位作出决定。但管理国最近却提议立即举行只有一个选项——独立或不独立——的全民投票，其中不考虑选民资格准则，也不顾及需要事先进行适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以改变领土严重不平衡、不民主的殖民安排和发展模式。由管理国进行的任何公投将是经典的利益冲突，并与第 1514(XV)号决议提到的转移权力理论不一致。该提议的真实意图是要保留当前的殖民安排和排除合法的独立愿望。决议草案列出正确路线。

8. 由于其从属地位，该领土无法获得关于原子辐射全面影响和关于幸存者适当赔偿的相关数据。这个问题需要国际监督，但到目前为止非常缺乏此种监督。此外，法属波利尼西亚对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海洋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将对其今后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法属波利尼西亚期待其重新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一事将确保其依照大会有关决议规定享有所有权和控制权。

关岛问题(A/C.4/68/4)

9. Na'puti 女士以散居外地的查莫洛罗活动份子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 Guåhan(关岛)一个非查莫罗居民正在进行一项诉讼，他以虚假的种族歧视理由，质疑本领土自决公投既定的选民资格规则。事实上，诉讼的目的是企图援引美国法律以剥夺关岛长期被殖民统治的人民行使其固有自决权的机会，并已经造成全民公决遭到推迟。因此，委员会必须采取行动以帮助人民迈向实现自治的承诺。

10. 在筹备全民公决过程中，岛上人民试图获得经费以进行教育活动，使投票人认识国际公认的各种政治地位选项，但不太成功。此种援助应由管理国和联合国提供，作为其加快非殖民化的一种方式。另一个障

碍是美国在不与岛民咨询的情况下，再次试图将军事人员从普天间迁往关岛。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正是联合国采取一致行动支持关岛人的时候。如果联合国不迅速采取行动执行其关于在世界各地铲除殖民主义的各项决议，就会有人质疑其与非殖民化进程的相关性。

西撒哈拉问题 (A/C.4/68/6/Rev.1)

11. **Teuwen 女士** (比利时支持撒哈拉人民委员会) 指出，摩洛哥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墙，目前全长 2 720 公里，将西撒哈拉及其人民分割成两部分，围绕该领土的各主要城市，永久分裂了摩洛哥 1976 年入侵时被分开的家庭，并使被护堤隔离的人无法利用自然资源，包括沿海捕鱼区、磷酸盐矿和最肥沃的土地。每年，该墙产生更多的受害者：拼命想与家人团聚的个人以及意外进入了雷区的游牧人。

12. 无论是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和平计划，还是秘书长个人特使的努力，都无法推动公投安排。第 1514 (XV) 号决议通过已 60 多年，西撒哈拉仍是西班牙殖民地，而且还被摩洛哥非法占领，摩洛哥拒绝参与公投的做法，就像该墙一样，明显显示其打算进行长期占领。因此，她呼吁委员会发挥影响力，使西撒哈拉就自决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支持撒哈拉人民人权并确保有关国家遵守国际法。

13. **Van Regenmortel 女士** (南北论坛) 说，摩洛哥利用西撒哈拉的所有自然资源，同时将其用于资助对该领土的占领，这是撒哈拉人民非殖民化和自决的主要障碍。摩洛哥违反保护非自治领土的国际法，掏空地下矿物，西撒哈拉的产品被标示为摩洛哥制造，销往世界各地，其渔产被掠夺。摩洛哥明确违反适用于非自治领土的自然资源活动的原则。

14. 令人极为关切的是，欧洲联盟悍然忽视国际法，继续与摩洛哥缔结不将来自被占领领土的货物排除在外的正规贸易协定。应该理解的是，从来没有被征询也从来没有同意此种贸易的撒哈拉当局，完全有权对参与非法开采领土资源的国家、企业或个人提起法律诉讼。

15. 委员会诚然有能力采取建设性措施，促使就利用自然资源问题真正征询撒哈拉人民，或在撒哈拉人民行使自决权之前，停止任何此种经济活动。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西撒特派团) 的任务扩展到观察该地区的所有经济活动和作出适当报告；就欧盟与摩洛哥缔结自由贸易协议所涉法律问题向欧盟提出警告；或向全球商界提供信息，说明与摩洛哥在西撒哈拉的合作伙伴做生意的法律风险。

16. **Verhees 女士** (Zain Atfaak) 以比利时一个声援撒哈拉人民的团体成员身份发言，她提请委员会注意摩洛哥占领该领土最令人震惊的一个后果：至少 400 名撒哈拉平民被迫失踪，其中大部分人下落不明。西班牙法医专家最近发现的一个集体埋葬坑显示，与政治或军事没有关系的无辜平民被法外处决。摩洛哥在其向人权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提供了关于大约一半被迫失踪者的零碎信息，报告在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的情况下指出，大多数人已由于“当时情况”死亡或“在关押中”死亡，并且没有提供识别其余受害者的任何信息。

17. 在撒哈拉人民仍等待享有自己的自决权之时，人民的人权必须得到充分保护，还应授权西撒特派团监测西撒哈拉的人权状况，包括调查亲属或幸存者广泛报道的集体埋葬坑。了解真相的权利和哀悼失去的家庭成员的权利对全体撒哈拉人民是至关重要的，确保这些权利将显著对谋求冲突的政治解决作出贡献。

18. **Lenz 女士** (不被遗忘国际组织) 代表其组织中曾在过去 14 年在阿尔及利亚难民营为撒哈拉人民服务的数百名其他成员发言说，难民经历了太多苦难，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呼吁联合国提供帮助。她讲了关于她在一个难民营遇到的一名年轻女子的故事，该女子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与其家人逃到西撒哈拉，她记忆中只有她家大红色的大门。二十年前，联合国向该年轻女子及其撒哈拉人同胞承诺，将帮助其实现决定自己未来的天赋权利；联合国尚未履行诺言。摩洛哥人现在占领了流离失所的撒哈拉人的家

园，并占了他们的工作。在此期间，留在自己家园的人遭受不属于他们的的国王的可怕压迫和虐待。

19. 几万年轻撒哈拉人决心返回其理应享有的家园与其族人团聚。联合国仍需要确保这个悲惨故事有一个好结局。否则，联合国的沉默和不作为将迫使撒哈拉人以激烈方式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她的组织呼吁联合国在该领土进行人权监测，直到其关于公投的承诺得到实现，或直到其承认失败和退出为止。

20. **Bounab 女士** (阿尔及利亚与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友爱友好议会小组) 以小组成员身份并代表阿尔及利亚议会发言说，自 1975 年以来就生活在被摩洛哥占领土地上的撒哈拉人的人权每天遭到大量侵犯。国际非政府组织，如罗伯特·肯尼迪正义和人权中心以及欧洲议会，观察并报告了酷刑、任意逮捕、强奸、强迫失踪和其他行为。撒哈拉女人为其自决权或最基本权利进行和平示威而付出特别沉重的代价。由于摩洛哥的占领，撒哈拉妇女的父亲、丈夫和儿子遭到逮捕，家庭被瓦解，使意志坚定的撒哈拉妇女不得不独自面对危险的情况。

21. 委员会必须呼吁保护撒哈拉人，使其免受摩洛哥在被占领土犯下的许多极端侵犯人权行为。扩大西撒特派团的任务可能是在那里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冲突的一个步骤。联合国应该迅速采取行动，组织全民公投，让西撒哈拉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

22. **Abdelhakim 先生** (阿尔及尔市议会主席) 说，阿尔及尔与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阿尤恩结为姐妹城，体现了他的城市尊重撒哈拉人民为行使其合法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并深信西撒哈拉必须实现非殖民化。

23. 撒哈拉人民在其悠久的殖民统治历史中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摩洛哥的武装侵略和在领土犯下的严重罪行，使撒哈拉人现在生活在危机情况下。鉴于摩洛哥坚持公然无视国际法和安理会关于支持撒哈拉人民以自由全民投票方式表达自己意愿的合法需求的各项决议，因此必须回顾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所载人民自决权利原则。该决议也为发展权奠定了基础，并启发了关于确立人民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

权原则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其他决议。在这方面，摩洛哥在被占领西撒哈拉的贪婪行为应遭到大力谴责。

24. 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动员起来，对摩洛哥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其遵守国际法并立即释放未经正当程序被任意拘禁的撒哈拉政治犯。安理会应扩大西撒特派团的任务，以便将保护西撒哈拉领土人权包括在内，并加快组织不受限制的公投，允许撒哈拉人民充分行使其自决权。

25. **Abdelouahab 先生** (阿尔及利亚全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咨询委员会) 说，撒哈拉难民营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促使其委员会对兄弟人民在奴役枷锁下超过 30 年的苦难作出反应，并成为其倡导者。摩洛哥殖民主义的说法经不起国际社会查验。摩洛哥王国侵入撒哈拉领土，然后试图与邻国分享领土。在该计划失败后，摩洛哥提出了一种不真实的说词，即无论如何该领土过去是属于它的。

26. 如各政府和非政府人权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欧洲议会所证实，摩洛哥用殖民主义顽固政策的瞎逻辑与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行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虽然 2010 年对 Gdim Izik 营的野蛮破坏引起全世界谴责，但其后对和平示威者的血腥事件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适当回应。在侵犯人权的同时，摩洛哥无视国际法的规定，在国际合谋下掠夺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

27. 因此，他的委员会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保护西撒哈拉人权的坚决行动，特别是扩大西撒特派团的任务，以包括监测和保护活动，并作出安排，让国际观察员能够自由进入被占领土以评估那里的人权状况；并恢复撒哈拉人民选择自己未来的合法权利。

28. **Mahreze 先生** (支持撒哈拉人民全国委员会) 说，历史上，人民享有不可剥夺自决权利的基本原则导致许多非洲前殖民地国家获得公正解决办法，使其获得尊严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西撒哈拉是非洲大陆最后一个殖民地国家。40 年来，爱好和平的撒哈拉人一

直努力为选择自己未来的不可剥夺和公认权利进行斗争，这方面的一个里程碑是在 1976 年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不得将解决方案，尤其是与联合国解决计划根本矛盾的解决方案强加于撒哈拉人。

29. 不幸的是摩洛哥，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继续奉行其占领、非法开采、野蛮镇压和有系统在被占领土侵犯人权的政策。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特别是设立联合国人权监督机制。沉默和不作为将鼓励不公正和有罪不罚现象，并损害联合国信誉。

30. 摩洛哥当局对既有现实视而不见、蓄意规避联合国明确表达的意愿以及摩洛哥在与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正式签署了协议后可耻地否定该协议，在在显示摩洛哥政府的恐慌、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并显示该政府决定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持殖民现状。阿尔及利亚所有人会继续支持撒哈拉人民。

31. **Ayachi 先生**(阿尔及利亚国家战略和安全研究基金会)说，他的组织非常关切摩洛哥在西撒哈拉被占领土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该国的军队和警察试图以恐怖统治方式恐吓撒哈拉人，使其保持沉默。每天都有不正当的逮捕、强奸和强迫失踪发生——最近发现的集体埋葬坑就是证据——另外还有酷刑、法外处决和不公正的审判以及在被占领领土进行彻底的媒体封锁。许多机构的报告，包括欧洲议会、美国国务院、肯尼迪中心和主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众多国际法学家特派团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都观察到并谴责这种侵犯人权行为。

32. 现在是时候保护撒哈拉人民，使其免受摩洛哥的多重攻击，并以公正方式结束西撒哈拉冲突。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亟须扩大西撒特派团的授权，使其像所有其他类似联合国特派团一样，包括人权监测，并尽快组织期待已久的由联合国主持的自决公投。

33. **Lacy 先生**(撒哈拉之音)说，为了以鲜明例子说明在西撒哈拉发生的糟糕情况，他将转述两个住在阿尔及利亚难民营的年轻撒哈拉人的话。在斯马拉营出生的第一个年青人说，孩子们是在无水、无电或健康食

物情况下长大的，但在他最近第一次到自己的国家——被占领的西撒哈拉——探亲时，他意识到在墙另一边的家人的情况更糟。那里的撒哈拉人生活在到处是警察的地方，好工作都被摩洛哥人拿走，他们面临危险的压制，并且没有独立的前景。

34. 第二个年轻难民说，他还记得在 1995 年，难民营弥漫着希望和乐观气氛，撒哈拉人热切地准备着被承诺的联合国公投，以便在经历 20 年占领、战争、流放和家庭分裂后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深信其理当享有的自决将导致独立。然而联合国没有兑现承诺，无耻地让摩洛哥蓄意破坏全民公决，不仅背叛了撒哈拉人的信任，而且背叛了联合国自己的原则。现在是时候兑现这些原则，给予撒哈拉人充分权利对其国家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决定。

35. **Huff 女士**(国际教育儿童协会)说，众所周知，自廷杜夫难民营于 1975 年设立以来，波利萨里奥阵线就以教育为表面上的理由来分裂撒哈拉家庭。波利萨里奥阵线没有增加难民营的学校数目，反而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送到古巴、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前苏维埃国家接受教育，这种做法仍在进行。同时，难民营的学校数目实际上在萎缩。许多在难民营长大的撒哈拉妇女没有机会上学，现在都成为文盲。

36. 让小至 7 岁的儿童远离家人到国外受教育是对家庭文化和族群结构的破坏，对孩子和家长都产生深刻的心理伤害。然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坚持这种做法的目的是，第一，对选定的儿童进行再教育，使其接受左倾思想，第二，确保父母留在廷杜夫难民营，等待孩子回归。

37. 波利萨里奥阵线会发现，它创造了一代变异的人，这些人无法融入世界任何地方，无法参与建立一个对撒哈拉人和世界整体有利的强大公民社会。她将此种做法与美国政府的做法相比，美国政府从 17 世纪到 1950 年的做法是让印第安人孩子离开家庭，使其融入一般生活，却孕育了不满和社会弊病，直到自治和文化自由恢复后这些不满和社会弊病才开始愈合。

38. **Saadi 先生**以阿尔及利亚议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发言说，阿尔及利亚，正如其支持所有非洲和亚太地区人民为恢复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一样，一直无条件支持被压迫的撒哈拉人民及其自决权。尽管摩洛哥试图让阿尔及利亚介入冲突，撒哈拉人的独立权永远不会被剥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必须是自由、开放、为撒哈拉事业提供公正持久解决方案的公投。

39. 联合国有责任帮助撒哈拉人民，并鼓励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在秘书长特使协助下进行对话。阿尔及利亚充分支持联合国的努力，这项努力将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到过被占领领土的任何访问者都可看见，摩洛哥当局为通过联合国解决问题的道路设置了障碍，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且是为剥夺撒哈拉人民自由和民主而采取的不顾一切的战略。

40. **Sherrill 女士**（登陆社区教会）代表自 1975 年以来住在阿尔及利亚沙漠难民营的撒哈拉人发言说，由于近几十年来，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许多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一直说，撒哈拉独立成国是不现实目标，她希望有关各方将最后承认，唯一现实的选择是让难民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融入摩洛哥社会。联合国用在维持营地的数百万美元可转用于监督这种过渡，观察员可与摩洛哥人一起努力遣返世界上最长久的难民群体之一，使其脱离在二十一世纪属于荒谬的生活条件。这样做将提高联合国形象，但需要做出协调一致努力，使长期分离的家庭得以团聚。

41. **Al-Jabari 先生**（巴勒斯坦摩洛哥友好协会）说，其组织极其关切地注意摩洛哥南部省份 30 多年来处于危机的情况。其组织的代表访问了撒哈拉地区，调查了该处情况，并感到有责任传达其见闻。他们视察了城镇化和人的发展项目，这些项目证实摩洛哥在关心整个国家的发展的同时也关心撒哈拉人民的福利和发展。外部势力不应阻碍摩洛哥努力使撒哈拉地区更加繁荣，以防止该地区像萨赫勒别处一样成为恐怖主义温床。

42. 摩洛哥在 2007 年提出一项倡议，提议就扩大撒哈拉地区的自治进行协商，这项妥协符合国际法、安

理会决议和自决原则的精神——安理会立即将此定性为认真和真实的提议。

43. 联合国主张将对话和谈判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主张尊重人权、平等和正义，因此联合国必须使这些原则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作为口号。必须作出更大努力，使撒哈拉问题能够达成符合联合国决议和符合现实的最终解决方案，同时鼓励已介入的外方停止介入。例如，阿尔及利亚以不符合撒哈拉人利益的方式为波利萨里奥阵线提供庇护所，从而介入了摩洛哥政府和撒哈拉人民之间的事。为了摩洛哥全体人民的利益，所有各方现在必须抛开个人和狭隘的目标，而应追求公众和更广的目标。

44. **Navarro 女士**（西班牙律师总委员会）说，她的委员会曾应国际律师协会请求派法律观摩员出席摩洛哥政府在过去 12 年期间对撒哈拉人权活动份子的所有审讯。特别是，在摩洛哥于 2010 年暴力拆除 Gdim Izik 营——在该营和平居住的 20 000 撒哈拉人抗议其经济和社会权利遭到剥夺——和逮捕数百人后，摩洛哥军事法庭在 2013 年起诉 25 名平民活动份子，将其判刑，刑期介乎 20 年至终身监禁。然而进行审讯的是一个有特别管辖权的域外法庭，无论是根据摩洛哥宪法还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该法庭都没有权力审讯撒哈拉平民。

45. 此外，由于官方媒体的煽动、政府部厅的声明以及对辩护律师的压力，审讯周围的环境充满敌意。而且，诉讼各个阶段都有使审讯结果无效的违规做法，如：在秘密拘留中心拘留被告和系统地使用酷刑以获得有罪陈述；未向被拘留者提供法律顾问；对所有被告提出通用的指控，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事件有关；证据监管链遭到彻底破坏；不提供推定被害人；剥夺辩护权从而破坏在刑事诉讼中当事方平等原则；剥夺被告人享有由翻译将诉讼过程翻译成撒哈拉方言的权利。似乎旨在质疑撒哈拉民族及其自决权的这些审讯，违反国际人权宣言第 10 条并严重打击国际司法制度。国际社会必须要求摩洛哥保证在其占领下的撒哈拉人民享有正当程序和人权。

46. 由于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于西撒哈拉领土及其人民，并由于摩洛哥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和国际人权条约，摩洛哥占领西撒哈拉非自治领土是非法的。

47. **Padrón 女士** (加纳利声援撒哈拉人民协会) 说，撒哈拉人民为和平生活权利、举行自决公投和终止占领问题进行和平示威，以此回应摩洛哥在 38 年前对西撒哈拉的暴力入侵以及持续对其基本权利的侵犯。摩洛哥的回应却是警察和军队滥用暴力、无罪逮捕、酷刑、强奸甚至杀害撒哈拉人，其中包括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杀害了几名少年。

48. 以不使用或宣扬暴力方式捍卫自己民族身份和自决权的撒哈拉人，被任意拘留，其家人不被告知其行踪，并用酷刑来获取有罪陈述。被拘留的撒哈拉人的情况是严峻的，因其被剥夺政治犯身份和任何医疗援助权利，并被送到遥远监狱。特别应提的是，拉巴特军事法庭对 Gdim Izik 的一群人判处终身监禁的严厉处罚，这项违法和违规的无效审判，受到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整个国际社会批评。

49. 因此，有必要扩大西撒特派团的任务，使其包括对该领土人权的监测。联合国必须尽最大努力加快撒哈拉人民的自决，并确保立即停止在西撒哈拉侵犯人权的行为。

50. **Darias 女士** (加纳利促进和平与人权律师协会) 在提到摩洛哥摧残在其占领下成千上万撒哈拉人人权的内部战略时说，十几年来，国际法律观察家目睹撒哈拉人遭到有计划、有条理的镇压，其中涉及在长期恐怖统治下有系统地侵犯人权。通过面谈和实地观察，必然的结论是摩洛哥的行为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人权宣言，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采取系统地铲除撒哈拉文化和迫害捍卫这些文化的人的政策；暴力镇压呼吁遵守国际法以及和平和自决权利的撒哈拉人；故意隐瞒真相以阻碍搜索失踪人员，如最近集体埋葬坑和人体遗骸的掘出所显示；限制撒哈拉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剥夺其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医疗保健或受教育的权利；不让撒哈拉人开采其自然资源；通过促进摩洛哥

人定居、强迫撒哈拉人出境，有系统对改变被占领领土的人口。

51. 又一违规行为是沿西撒哈拉边界持续存在摩洛哥建设的一道墙，在该处聚集了大量武器，在沿着墙很宽的一片土地埋置地雷，从而对在墙两边的人畜构成严重威胁，并阻碍自决和独立。

52. 所有这些都一个冷漠的国际社会眼皮下发生，而国际社会有道德义务采取行动，保护生活在摩洛哥占领下的西撒哈拉人民的人权及其决定其自己的未来的合法权利。

53. **Zeghidi 先生** (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地区文物和环境保护与发展协会) 在回顾西撒哈拉殖民历史时说，撒哈拉人的事业是一个从未被奴役的自由民族的事业，撒哈拉人有权要求自决和独立。这是其民主和历史权利和人权。

54. 然而摩洛哥继续声称有占据撒哈拉人领土的权利，世界面临的是一个既成事实。

55. 他的组织赞扬委员会在历史上采取的立场，在阿尔及利亚敦促下，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建议大会通过第 31/45 号决议，清楚说明第 1514 (XV) 号决议和自决原则适用于西撒哈拉。委员会应继续制订非殖民化原则和目标，并为撒哈拉人民的自决而努力。

56. **Gil Garre 先生** 以一个西班牙记者和安保问题分析师的个人身份发言说，联合国缺乏远见是国际圣战扩展至萨赫勒和撒哈拉的决定因素，现在抱任何乐观态度都是错误的。

57. 四年前，当他警告委员会，波利萨里奥阵线中的一些人参与可能威胁到甚至廷杜夫难民营的恐怖活动时，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代表居然在西班牙对他采取法律行动。不过，后来在圣战组织从 Rabuni 阵营绑架了三名救援人员时他被证明是对的，只有在波利萨里奥阵线内应的情况下此种行动才有可能。

58. 该地区的安全越来越无保障。来自利比亚及其他地方冲突的武器很可能已经到达波利萨里奥阵线营

地；西撒特派团巡逻人员必须由波利萨里奥阵线陪同，确保他们看不到任何东西，或把视线转到其他地方，从而严重违反前一段时间议定的停火协定条件。他在五年前警告会发生的情况已变得更为糟糕，而联合国仍然缺席。就像过去发生过这么多次那样，联合国再次晚了一步。

59.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西班牙议会已正式确认，多年来，几十个住在该处的普通西班牙人被波利萨里奥阵线民兵抓获、折磨或杀害，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这个组的一些成员已被西班牙法庭指控犯下反人类罪，联合国是否还要与其维持目前关系？

60. 在遇到阿拉伯之春的情况时，联合国立即要求反政府运动民主化，以此作为支持条件，然而它仍然说一套做一套地认可像波利萨里奥阵线那样的彻底独裁的运动，让其成为成千上万生活在其脚跟下没有政治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撒哈拉人的唯一代表。同时，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生活如此奢华，而成千上万在廷杜夫的撒哈拉人却生活在苦难和孤立中。联合国的继续承认只能导致局势更不稳定和更多暴力。向波利萨里奥阵线所促进的那种丧失国家功能的状态打开大门，就是向非洲新的战争打开大门。

61. Lippiatt 先生(我们国际会)回顾说，国际社会、国际法院、非洲联盟和超过 70 个主权国家已承认撒哈拉人的自决权，并期待联合国能够使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得到自由。

62. 尽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秘书长和若干民间社会组织提出建议，最近更新的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没有增加人权监测部分。在特派团缺乏人权任务的情况下，摩洛哥政府继续在未经正当程序和人不道的条件下系统地侵犯和压迫为自决权或基本权利进行和平抗议的撒哈拉人，特别是进行恐吓、殴打和监禁。被拘留的人中，约三分之一是撒哈拉人权捍卫者。

63. 虽然摩洛哥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一些国际人权条约承担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但其似乎认为没有需要履行这些义务。只能通过一个独立的人权机制，才有可能保护撒哈拉人民的权利和追究摩洛哥的责任。

64. López Ortiz 先生(全国声援撒哈拉人民联合会)说，他的组织要再次谴责摩洛哥残酷镇压西撒哈拉被占领领土的人和侵犯其最基本的人权。他提请注意最近在斯马拉发现的集体埋葬坑，埋有在 1976 年失踪、被摩洛哥部队处决的撒哈拉人遗骸，其中两个是未成年人。最新的受害者是一个 18 岁撒哈拉男孩，2013 年 9 月在参与和平示威时被摩洛哥军队射杀。

65. 联合国可以做比目前更多的工作，以避免发生此种暴行。西撒特派团的权力应扩大至包括监测和保卫该领土的撒哈拉人人权。鉴于这个问题已获得广泛共识，无法理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西撒哈拉显然是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所定义的尚未解决的殖民主义情况。摩洛哥王国继续没有表现出遵守联合国协议或国际法律或允许以民主和透明方式就自决问题举行公投的政治意愿。该王国只接受保证撒哈拉是摩洛哥领土的公投。

66.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在摩洛哥不断敲诈下安全理事会缺乏决心，这种软弱情况导致秘书长的两个前特使辞职。新特使将需要本组织的全面支持，以成功完成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结果的谈判。联合国已证明在其他情况下它有足够资源使其决议和协议得到强制遵守，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它没有在西撒哈拉这样做。另一种做法是承认失败，退出争端，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并蒙受武装冲突的明显风险。

67. Thomas 女士以负责法律事务的西撒特派团前任专员的个人身份发言说，在 1995 年她为关于全民投票选民资格的谈判提供帮助，撒哈拉人将在公投中决定西撒哈拉是否成为摩洛哥的一部分或成为独立国家。在 2000 年或其后，除摩洛哥决定退出外，没有任何实际或其他理由不举行公投。合格选民名单在根据摩洛哥自己所提标准确定后，摩洛哥发现被视为有资格投票的人可能选择独立，因此决定退出。联合国官员任何与此相反的说法是混淆是非，其目的是避免得罪摩洛哥，以免其驱逐西撒特派团。她愿意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书面证据。

68. 西撒哈拉与历史上由部族居住的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部族跨越殖民统治者制订的边界，但

这并没有阻止这些土著人民行使其自决权。除了摩洛哥阻挠外，西撒哈拉人民没有理由不能也这样样。迫使该领土居民接受其不想要的未来，不会使冲突得到解决，只会使其在地下郁积，最终再次爆发为暴力事件。她敦促委员会允许撒哈拉人进行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全民投票。

69. **Saadani 女士** (非洲通信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提请委员会注意成千上万生活在廷杜夫难民营的妇女和儿童令人震惊的情况，这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宜居住的地方，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这样艰苦的条件造成严重健康问题，尤其是孕产妇和婴儿的健康，导致人口中弱势群体死亡率和发病率很高。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营养不良，导致严重疾病，如慢性贫血。这完全是由于波利萨里奥阵线盗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私饱中囊，而不是将其用于其声称捍卫的人民利益。难民面对的其他痛苦包括灌输思想和强迫儿童从很小时候就为政治目的与家人分离，从而剥夺其正常童年。

70. 她的组织希望提醒委员会注意，这些妇女和儿童的苦难被有系统地用来对国际社会进行宣传，人权的崇高事业被用来从事不正当的目的，以及促使对那些只是想保护这些妇女和儿童使其能够过和平生活与返回自己国家的人采取不容忍和歧视的做法。

71. 她的组织认为，摩洛哥的自治提议是该领土唯一可行的选项，世界上多数人支持该提议，并称其为认真、可信的和现实的举措。现在是国际社会制止波利萨里奥阵线长期使成千上万的撒哈拉人遭受不公待遇的时候。未来的唯一选项是能够保证人民全部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自治。

72. **Warburg 女士** (人权普及协会) 提请注意 38 年来被局限在廷杜夫难民营的 65 000 多名撒哈拉难民所过的匮乏生活以及该地区极端恶劣的条件，她说她的组织再次呼吁普查各难民营的难民，以确定其人数、组成和医疗需求。阿尔及利亚和其代理人波利萨里奥阵线，应按照秘书长过去四年多次的敦促，以及东道国阿尔及利亚根据其批准的各项公约承担的义务，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自由进出。

73. 廷杜夫缺乏基本人权：表达、行动和集会自由被剥夺，重返家园的权利是未知数，反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活动遭到残酷镇压。前一个月到廷杜夫进行正式访问时发现，由于人道主义援助在当地遭到盗用，五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医疗用品缺乏。

74. 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涉及毒品、武器和人口贩运的犯罪网络泛滥，并与整个地区的极端组织有联系。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与恐怖主义组织并肩作战，并据报道与基地组织有紧密联系。今年二月，马里外长估计，500 名训练有素并由阿尔及利亚军队资助的波利萨里奥阵线战士加入在马里北部的恐怖份子。有可靠报道说，许多战斗人员已返回廷杜夫难民营，廷杜夫的年轻撒哈拉人在为犯罪和恐怖主义组织当向导，这使人严重关切撒哈拉难民的安全和福利。即使西撒特派团也已暂停其在护堤以东的夜间巡逻，目前在靠近毛里塔尼亚边界巡逻时由波利萨里奥阵线部队伴同，这可能损害其中立性。

75. 同时，与廷杜夫情况相反，摩洛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持续快速发展，秘书长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都赞扬摩洛哥致力于他们所称的人权文化。人权普及协会支持联合国的建立信任措施，并认为摩洛哥的自治计划为廷杜夫的难民决定自己的未来及为马格里布人带来经济繁荣和稳定提供了最佳手段。

76. **Daha 先生** (摩洛哥南部各省发展机构) 指出，三星期前，摩洛哥经济、社会和环境委员会根据国王指示提出的新发展模式的大致轮廓已在摩洛哥撒哈拉主要城镇公布。该模式已得到所有公开和私下积极参与该地区发展的各方广泛讨论，并将提交最终批准和实施。在摩洛哥的所有公共机构都深为关切撒哈拉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77. 在撒哈拉干旱省份水是稀缺资源。该地区地底下确有大量的水，但这是需要保护的不可再生资源。因此，摩洛哥诉诸于大规模海水脱盐。由于这些代价高昂的努力，撒哈拉各省城市中心饮水连接率接近百分之百。为了满足其供水工作的能源需求，摩洛哥还采取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

78. 撒哈拉各省磷酸盐储量不到摩洛哥总储量的 2%，撒哈拉磷矿开采只占全国产量 8%，但确实创造数千个工作，使该地区居民受益。至于大西洋海岸和那里的鱼，按照定义鱼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已制订一个雄心勃勃的适当利用自然财富的项目，同时考虑到对当地居民造成的社会影响。该项目的目的是确保子孙后代可持续利用鱼资源，同时将这些资源适当用于造福整个地区。

79. **Cherkaoui 先生** (摩洛哥全国人权理事会阿尤恩 Es-Smara 区域委员会) 说，近年来他多次警告委员会，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致命组合对萨赫勒——撒哈拉地区构成的巨大政治危险。其他一些试图增加自己但削弱起稳定作用的邻国——如摩洛哥和马里——影响力的区域大国，推动了分裂主义运动，其可预测的结果是区域的不稳定增加，所造成的权力真空释放了原教旨主义势力。一个灾难性的情况是最近原教旨主义份子试图颠覆马里。需要仔细考虑西撒哈拉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分裂主义可以快速转化为狂热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在肯尼亚也看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教训是，该地区的主要国家被分裂主义的游戏削弱，从而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铺平道路。

80. 例如，阿尔及利亚被迫沿边界部署 2 万人，以防止自己蒙受原教旨主义的危险，而它自己人为产生的分裂主义最终会将混乱带回阿尔及利亚境内。在撒哈拉人正在被原教旨主义势力操纵的情况下，该地区需要正义和实用主义：确认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特点因而赞成以自治形式体现正义；以巩固国家主权方式体现实用主义。近年来摩洛哥率先在不影响摩洛哥主权情况下为撒哈拉地区的真正自治创造条件。这项保证区域稳定的公平、平衡和务实解决方案是前进的良方。

81. **Mayara 先生** (撒哈拉人权卫士联盟) 说，他本人以前是因政治原因被拘留者。那是一个悲惨的经历，但他和他难友现在在收获斗争成果。摩洛哥已根本改变，迈向透明和民主道路，尽管一些人拼命想使该国陷入混乱。民主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但民间社会有责任保护民主。摩洛哥有广泛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和民间社会组织，它们在不同领域工作，

以建设一个人权得到尊重、公民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正因为其长期斗争，这些组织成功地在摩洛哥社会留下烙印。

82. 他警告说，某些机构关于摩洛哥人权情况的报告正在促进误解。由于他们无法否认该国已取得民主成果，他们试图说服国际社会摩洛哥在北部尊重人权标准但在南部侵犯人权。只代表小部分人的的这些机构的虚假说法，侮辱了受害者过去所受的苦难。

83. 他呼吁外国组织现实地看摩洛哥的情况，将其偏见放在一边，在访问该国时持开放态度，并认识到摩洛哥的非政府组织已从自己的苦难和摩洛哥人民的苦难中站起来，这一事实应受到尊重。

84. **Stame Cervone 女士** (国际基督教民主妇女会) 提到一些在讨论摩洛哥撒哈拉的冲突时往往很遗憾的被遗忘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事实，她说，经常有人说波利萨里奥阵线是一个先是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然后反对侵略它的邻国的解放运动，因此撒哈拉领土于 1963 年被列入非自治领土清单。但事实上，波利萨里奥阵线是于 1973 年在西班牙从撒哈拉撤退前不久建立，从未向西班牙军队开过一枪。众所周知，波利萨里奥阵线是由弗朗哥份子、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特务机关支持设立的，其目的是剥夺摩洛哥南部地区，建立一个屈从的卫星国。

85. 此外，虽然摩洛哥从来没有宣布放弃其撒哈拉领土，该领土是在摩洛哥主动下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即使在自己还处于殖民时期，摩洛哥当局和民族主义运动一直主张摩洛哥在领土完整情况下独立。

86. 早在 1958 年，在很大程度上由撒哈拉战士组成的摩洛哥解放军几乎解放了整个撒哈拉，只因西班牙和法国军队的联合干预才失去该领土。在该战役后，由于害怕被西班牙殖民当局报复，反殖民的战士以及以千计的撒哈拉血统爱国者与家人被迫离开被征服的撒哈拉，移到被其国家摩洛哥解放了的该区域的北部。这些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家庭后来被介入撒哈拉冲突的其他各方剥夺了参与未来可能的公投。站在摩洛哥一边的爱国者，在和平居住在摩洛哥期间，一直

在继续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包括波利萨里奥阵线当前领导人的父母或亲戚。

87. 她问波利萨里奥阵线能否出示一份在 1974 年前由撒哈拉分裂份子写的要求撒哈拉沙漠独立的文件。根本没有这样的文件，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只是在其成为阿尔及利亚马前卒后才开始要求建立独立的撒哈拉国家。撒哈拉冲突是被制造出来的、意在削弱摩洛哥的冲突。有各种理由联合促进共同经济繁荣的两个北非大国，长期进行不必要的对抗是毫无道理的，并伤害整个马格里布。

88. **Laghzal 先生** (摩洛哥全国人权理事会阿尤恩区域办事处) 说，他以前也是因政治原因被拘留者，是摩洛哥人称为“铅的年”的严酷时期的幸存者。他经历了酷刑和压迫，但现在是全国理事会的成员，负责监督人权法在摩洛哥全面和完善适用。他以摩洛哥当代历史两个主要阶段的目击者身份发言，这两个阶段是压迫和侵犯阶段，以及恢复和与过去达成和解阶段。作为和解进程的一部分，他的全部权利得到恢复、所受的伤害得到赔偿。

89. 他与前囚犯和其他生活在撒哈拉各省的人一起在成立于 2004 年的公正与和解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是一个实验，是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第一个这样的实验，是摩洛哥在人权领域的一个独特经验——并由此获得应对过去问题的力量。该委员会大力解决了 1956 年至 1999 年的大约 2 万宗案件。该举措在撒哈拉各省受到好评，因为大家很想知道事情真相和失踪者命运，以此作为从头开始和迈向民主与和解的重要步骤。需要勇气来进行这样一个真正的转型过程，一个让所有行为人在不受任何歧视或排斥情况下参与的过程，其中包括来自撒哈拉各省的所有受害者，也有一些目前挥动从摩洛哥分裂出去的旗帜的人，以及意识形态上反对走向统一的人。委员会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挖掘过去的暴行和对受害人的赔偿，而是力求确保此种事件不再发生，它提出若干关于转型正义和民主的法律和实际建议，这些建议最近已全部纳入摩洛哥新宪法，成为过去几年启动的所有改革的一部分。

90. **Dkhi l 先生** (摩洛哥议会立法和人权委员会) 以撒哈拉各省的一名摩洛哥公民、撒哈拉最大部落的一个成员和斯马拉城在摩洛哥议会的民选代表的身份发言说，摩洛哥最近的选举已被国际上称赞为民主和透明的选举。作为一个撒哈拉人，他完全知道西撒哈拉冲突的背景以及他人对其区域的图谋，并谴责一些人所采取的危险立场。撒哈拉公民通过其在每次选举中的踊跃参与，向世界发送一个简单、强力的信息：对撒哈拉人而言，高投票率是一种形式的公投，表明其选择继续当摩洛哥人，不允许任何人质疑其身份或危及此种身份。

91. 通过扩大民主治理和在各领域，特别是在法律和政治领域举办重大改革讨论会，摩洛哥再次给予人民希望。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司法部门大修计划的起草工作，这项工作由有关领域所有官方和非政府机构参与，并与一些国际专家合作。其结果将对所有摩洛哥公民产生积极影响，并会巩固该地区主权、民主和稳定的气氛。

92. 这是其政府所有举措，包括关于通过给予撒哈拉各省广泛自治权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领土完整问题的建议的试金石。这是该区域大多数居民支持的解决方案，他们赞成在摩洛哥主权下留在摩洛哥，并申明其各级民意代表正确地传递其希望团结统一并绝对反对一切形式的勒索、分裂和分离。最基本的民主原则是听从撒哈拉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因为他们清楚表明波利萨里奥阵线并不代表所有撒哈拉人。

93. 住在廷杜夫难民营的撒哈拉人，如过去 40 年一样，继续受制于其邻居意志的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摩洛哥希望打破僵局，但这只能通过对一切有关方公正而且没有胜方和败方的政治解决方案来完成。此种解决方案得到联合国支持。

94. **Rosemarine 先生** 以国际律师的个人身份发言说，摩洛哥过去两年的政治改革使其人民得以在中东和北非其他地区肆虐的风暴中毫发无损。如得到所有有关方允许，所有撒哈拉人可受益于由此产生的稳定局面。

95. 随着阿拉伯之春转为阿拉伯之冬，摩洛哥认真听取变革的呼声。它制定了进步的宪法并组织了公开和自由的选举，其结果是一个反对党和平接管了政府。根据新宪法，摩洛哥加强了该国各地区的权力，从而加强了其 2007 年撒哈拉自治倡议中关于地方选举、自治、财务控制和民众参与的建议。摩洛哥新宪法一个显著特色是，它对王国中所有族群感到骄傲，这是北非和整个中东地区多元化的典范。摩洛哥王国呼吁撒哈正式重新融入摩洛哥，它长期珍视南方公民，将其视为国家的正式成员，与所有其他人有同等权利。

96. 人民和地区的多样性得到国家的确认，使其身份和个性得到增强，同时间使其成为国家一体。在摩洛哥关于就撒哈拉地区自治章程进行谈判的倡议中，政府保证所有撒哈拉人将无区别地在其区域体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将以民主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当然，在使新宪法生效和改善撒哈拉当地条件方面仍有许多工作待做，但摩洛哥的提案是向前迈进的有效途径。

97. **Mahraoui 先生**（撒哈拉事务皇家顾问委员会）说，在波利萨里奥阵线经营的廷杜夫营地的撒哈拉人，现在生活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怕的悲惨条件下，他们分散在阿尔及利亚沙漠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中彼此远隔的四个军事化营地。难民在压迫和公然违反最基本人权、没有言论或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喘不过气。国际社会不能再容忍将人置于此种不人道条件下。阿尔及利亚政府再也不能逃脱它在这方面的责任。

98. 众多消息来源报道，侵犯人权行为、前途没有希望和糟糕的住房条件，加上极端的气候条件和主要由于国际援助被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盗用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使住在营地的人绝望，将青年人推往贩卖人口、毒品和武器以及国际恐怖主义。

99.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这种情况：确保难民署在难民营有显著的存在；进行人口普查；保证不受阻碍地进出难民营；保证最基本人权，如行动和言论自由；监测国际援助；改善住房条件，并作出安排使难民营的人能够在摩洛哥各处工作；向自称是

撒哈拉人代表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施加压力，停止其损人利己的贪污行为。

100. 必须促使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认真进行谈判，以寻找一个公正和相互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坚持公投，由于在谁有权投票问题上发生分歧，国际社会在 2003 年就放弃公投。撒哈拉人为撒哈拉人制订的自治计划被安全理事会认为是认真、可信的解决办法。撒哈拉人将有自治权而摩洛哥保有整个国家的主权。这项政治解决方案结合了联合国第 1514 (VX) 号决议规定的自决、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101. **Benbouaida 先生**以马拉喀什大学法学教授的个人身份发言说，撒哈拉人发出了一些新的声音，他们从长远观点对未来提出愿景。现在是聆听这些声音的时候，这些声音代表在摩洛哥广泛社会结构内非常认真和负责地进行工作的撒哈拉社区的一部分。没有一方可以将自己印记强加在撒哈拉人，并声称代表他们。撒哈拉学者已经意识到撒哈拉的未在那里，并在充分认识到冲突背景的情况下，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尊重逻辑和道理，赞同摩洛哥的解决方案。自治提案真正诠释了大多数撒哈拉居民的愿望，并是结束人为冲突和使流亡的撒哈拉人与自己的人重新融合的真正机会。

102. 在 2011 年通过新宪法的过程中，摩洛哥目睹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新宪法是一个进步的文件，已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许多好的法律和经济体制。过去几年，他和他的学界同仁要求参与有关王国政治和宪法改革的讨论。他们在这整个过程的参与中提出所有撒哈拉人生活在统一和稳定国家的共同愿望。他来到委员会面前表达这种愿望，有些人说一些撒哈拉人被边缘化，他的存在驳斥了此种说法。国际社会应信任独立的撒哈拉精英提出的新愿景，这些人相信未来、谋求稳定并希望参加正在摩洛哥发生的迈向民主的进程。他们的声音值得一听。要解决撒哈拉的冲突就需要考虑到撒哈拉社会各方的意见，特别是那些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103. **Alvárez-Vita 先生**以以前是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现在是大学人权问题教授的个人身份发言

说，在过去二十年，摩洛哥在人权方面的进步，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是无与伦比的。启动该进程的是对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教最古老的传统——的更新诠释以及将其纳入家庭法和 2011 年新宪法。在被压倒性多数摩洛哥人民批准的宪法中也纳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条约规定，同时承认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摩洛哥已撤回其对人权条约的保留，由于其将人权作为其外交的组成部分，因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了出色的工作。

104. 此外，它设立了 12 个自己的人权机构，最显著的是由官方和民间成员组成并有保护人权广泛权力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过去二十年，随着民主体制的加强，摩洛哥人权稳步前进。阿拉伯世界在人权方面

最具前瞻性的摩洛哥现行宪法，可鼓舞本地区各国和许多其他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因为它证明在穆斯林国家实施伊斯兰法的困难不是不可逾越的，特别是因为古兰经本身教导宽容和善意。

105. 为配合这些发展，摩洛哥政府表示愿意给予撒哈拉地区人民在摩洛哥主权下的广泛自治权，政府只保留实施外交政策和国防的权利。这是朝着解决区域争端的非常重要一步，这项争端妨碍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建立和次区域五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安全理事会承认这是结束腐蚀性局面的最积极建议，因为它考虑到摩洛哥内外撒哈拉人的权利，以及居住在撒哈拉地区非撒哈拉人的权利。

下午 6 时散会。